

皮佑选集



[皮佑选集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陈太先 著

[皮佑选集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价格实惠，物流快

让·雅克·皮佑（生于1808年，卒年不祥），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，巴黎公社积极的战士。他的一生是在反对封建暴政、宗教迷信以及宣传空想共产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。皮佑曾经数度入狱，遭到审讯和放逐，巴黎公社失败后死于狱中。皮佑认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，而社会却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、老爷和奴隶、大人物和小人物等等，这是违反自然的规律的。因此他主张废除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代之以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绝对平等的新社会。

好书值得珍藏

百年经典百年经典百年经典百年经典百年经典

经典著作，值得深入阅读和研究

书很好看，值得购买，呵呵

不错，挺好的

让·雅克·皮佑（生于1808年，卒年不祥），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，巴黎公社积极的战士。活动所购.

凑单来的，很小的一本书

不错的一本书，性价比还行

皮佑选集 政治学文论中的经典 值得一看

送来包装很好。我一直觉得这些搞空想的人都是一些缺乏逻辑的人，往往是凭着所谓热情，他们的理论可想多么地粗陋。随便看看吧！

皮佑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，是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。从他的文章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穷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公正、公平的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让·雅克·皮佑（生于1808年，卒年不祥），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，巴黎公社积极的战士。

感谢京东的郭丽彬师傅，雨刚小了一点，他就上门送货了，中途电动车进水了，他大概是慢慢踩过来的，身上都是雨。很辛苦。这一批共五箱书，他分两趟才搬上楼的。书嘛，大多是经典书，各位网友自行判断就好。6月23日水淹北京后。

如果有“为万世开太平”之志向，这套丛书必须看，光看中国的不行。

冲着商务印书馆的招牌丛书而买的，对于作者不太熟悉

书的内容真不错，犀利，易懂。。出版商太糊弄人，商务印书馆的牌子，迟早砸在部分不负责任的员工身上，纸面略有点糊，还有破损页。

第一章 礼仪分类

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；个体人生阶段；礼仪研究；泛灵论学派与感染论学派；动力论学派；礼仪之分类：泛灵性与动力性，感应性与感染性，主动性与被动性，直接性与间接性；过渡礼仪模式；神圣之概念；宗教与巫术

每一普通社会均含有若干各具自主性的特殊社会群体。倘若从文明的高级阶段回溯到低级阶段，各群体间差异则愈发细微，其群体自主性亦愈高。在我们现代社会中，唯一用来对此社会划分的分水岭便是对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，亦即世俗（le profane）与神圣（le

sacr6》之区分。文艺复兴以来，此二范畴间的关系在各民族与国家内已发生千变万化。然而，由于两范畴间存在根本差异，世俗与宗教群体在欧洲各国总体上始终保持着相互分离。至少在理论上，贵族、富裕阶层以及劳动阶层不分国界地维持着各自身份。此外，一切群体都含有更小的社会或亚群体。上层贵族与绅士、巨富与小财主，以及各种职业与行业之间，无不具有鲜明差异。某个体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，例如从农民过渡到城市下人，或从瓦匠学徒过渡到瓦匠，必须具备某些条件。所有条件之共性则纯粹是经济或智力基础。另一方面，一俗人成为神父，或神父脱下圣服，都需举行仪式（ceremonies），需要借助产生于特别感情与心智之特殊行为：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不存在兼容，以致一个体从一世界过渡（passage）到另一世界时，非经过一中间阶段不可。

“爱若斯本身是什么？”倒数第二位讲辞者阿伽通一针见血提前该问题，因但凡作文章作言谈都应先阐明概念述说本质。而悲剧诗人阿伽通直指“之前讲过的诸位其实都不算在颂扬爱神，而是在称颂人有幸从爱神那里得到的好处。”确是如此。作为智术师希底阿斯的学生，天真烂漫的斐德若开篇即称颂爱若斯之伟大：诸神之中她最先出生，年纪最长，是最美好的事物的起因。如此，爱若斯才能予人以好处：有情人与情伴之间信仰情爱，以情爱引导自己的一生。爱若斯激发出相爱之人的好品德，“相爱的人才肯替对方去死”，震天动地得连“神们也特别敬重”。斐德若给予了爱若斯诸神之首的位置，直言神们最敬重的品德即出自爱若斯，“神们更惊叹、赞赏和奖赏的，是情伴对有情人表现的情。”不难看出，斐德若这块敲门砖惟敲响了两声：一声是爱若斯之伟大功用，一声是情人间的品德地位，均不涉及爱若斯之“是”。而后，爱若斯在泡赛尼阿斯那里一分为二成“属天的”与“属民的”，在医生厄里克希马库斯那里成就了阴阳调和术，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则是“完整自然”，均是阿伽通所述的予人的“好处”。阿伽通完整地给了爱若斯之所是：诸神中她最有福气、最美、最年轻且最好，步履轻柔，走在“世间最柔软的东西上”；她居住在神们和们的性情和灵魂里，只挑心肠软的进驻，体态亦柔软；她形象优雅得体，“与不优雅水火不兼容”，在花艳香浓的地方定会落脚并待下来。还有最重要的：爱神既不伤害神或人，也不受神或人伤害，拥有正义，拥有勇敢与明智，阿波罗应算作爱神之徒。最后阿伽通不忘借花献佛自夸一把：“这位神是满有智慧的诗人，正是他使得诗人成其为诗人。”阿伽通的献辞至此为止，只论说爱若斯之“是”。除却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，其他人都认定爱若斯首先是神。阿里斯托芬首先撤销了爱若斯的绝对的神之身份，以传说而非颂赞之形式献辞：宙斯把人切成两半以削弱狂妄人类的力量，“人的自然”被一分为二。如此，“每一半都急切地欲求自己的另一半”，这另一半无论是同性抑或异性，均是要回复原来的自然。如此，阿里斯托芬给予了同性恋情与异性恋情以平等位置，而在此之前的他人致辞中，同性恋情尤其是男童恋都要比异性恋情更高一个层次：斐德若认为有情人与情伴间最有高尚品德，泡赛尼阿斯则认定唯独男童恋才可能是“属天的”。阿里斯托芬则认定“我们个个都只是人的一块符片”，予人的情爱取向一种本体论的根基，如树枝伸展向迥异的方向而并无高低之说。而爱若斯，自然成为了人找寻那另一半的源动力，“渴望和追求那完整，就是所谓爱欲。”爱若斯从神的地位上降了下来。有别于颂辞与传说，苏格拉底以与阿伽通的对话形式把爱若斯从神位上拉下来。通过一连串的对问对答，逼迫阿伽通承认一个悖论：爱若斯本身是美好的，而爱若斯追求自己欠缺的美好。丰盈与欠缺的矛盾在对放话被彰显放大，解决的结论是：爱若斯本身并非是自足的，总关涉一个欲求之对象，而神应是自足的，不可能欠缺，如此，爱若斯不可能是一位神。那么，“爱若斯本身是什么？”这又回到了这个初始问题。苏格拉底忆述第俄提玛的阐释，认为爱若斯“介乎会死的和不死的之间”，是“大精灵”，打通了神和人之间的交流之道。爱若斯是贫乏神与丰盈神交配之子，既不贫也不富，她本身爱智慧、欲求智慧。“爱若斯就是欲求自己永远拥有好的东西”。什么是“好的东西”？金钱、权力、名望、肉体中有好的东西，灵魂、智慧、哲思中也有，那么人所欲求的、爱若斯所欲求的应如何给予一个泾渭分明的标准以评定价值？

[皮佑选集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皮佑选集_下载链接1](#)